

訂訛類編

三

訂 庚 補 遺

一

訂訛類編卷五

仁和 杭世駿 堇浦

天文訛

蔚藍天

杜少陵到金華山觀詩上有蔚藍天錢牧齋箋云度人經云鬱藍玉明天陸放翁云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詩云云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其蔚藍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老杜而失之也愚案錢箋則蔚當讀如鬱考蔚音畏牡蒿其花紫赤色藍染草有三種蓼藍染綠大藍染淺碧槐藍染青蔚藍天恐是言天之色如蔚藍猶坡詩所云卵色天非

言五
以是隱代天字也故經語杜詩皆仍用天字不只云蔚
藍則韓句亦未爲失明龔文介公蕭蘭谿望金華山水
云靈異果應仙路近始知此是蔚藍天因山與梓州山
同名故借用耳

日行春西陸秋東陸月行春東從秋西從

左傳日在北陸而藏冰杜注陸道也北陸謂夏十二月
日在虛危西陸朝覲而出之杜注謂夏三月日在昴畢
朝覲謂春分之中奎宿朝見東方。陳言揚曰杜注夏
十二月言夏正之十二月夏三月言夏正之三月卽季
冬季春也二十八宿日行所躔之次舍角亢氐房心尾
箕爲東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爲北方七宿奎婁胃

昴畢觜參爲西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爲南方七宿
杜注日在昴畢言日躔西方宿之昴畢故云西陸也春
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言春分爲春令之中西方宿之
奎朝見東方故云西陸朝覲也西方宿之奎旣春分朝
見東方則此時東方日出必躔此西方之宿萬無隔遠
別躔東方七宿之理孔疏言奎朝見東方日躔婁宿是
也是夏正之春日在西陸不在東陸也故秋行東陸理
亦猶是且月令孟春之月日在北方宿之營室而仲春
季春日在奎胃乃從孟春之北陸漸躔於西方宿之奎
胃與杜注夏正三月之日在昴畢同爲西方之宿可見
春日在西陸也孟秋日在南方宿之翼而仲秋季秋

之在角房乃東方宿可見秋時日在東陸也冬之北陸

夏之南陸亦猶是也否則冬時日軌在南何反云北陸

夏時日軌在北何反云南陸耶

此以上正春東陸秋西陸日行之訛

○又

云前漢書天文志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

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

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

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事一決於房之中道

案即黃道

合青赤白黑各二爲九

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按漢書言月行

有青白黑赤道其言出黃道之東西南北不言在東西

南北列宿之道蓋以月離別于日躔故也其東西南北

從黃道而分春則東從秋則西從月之異于日者如此

唐類函歲時部東陸謂春夏南陸西陸謂秋冬北陸

續本

漢書

此蓋誤以月之東從西從爲東陸西陸因誤以月之

立春春分東從青道者改爲春日東陸以月之立秋秋

分西從白道者改爲秋日西陸不知誤起於司馬彪耶

抑後人金根之誤改耶

以上正月之東從西從作東陸西陸之訛

○又云潛

確類書春部漢書月立春春分行東方青道曰東陸立

夏夏至行南方赤道曰南陸立秋秋分行西方白道曰

西陸立冬冬至行北方黑道曰北陸分則同道至則相

遇

唐類函同

案前後漢書並無此文蓋卽前漢天文志約略

改竄遂誤以日之東南西北陸加之於月而唐類函之

誤在日潛確之誤并在於月矣

以上亦正月行言東陸西陸之訛

○又

云類書纂要時令門春日青道日東陸夏日赤道日南
陸秋日白道日西陸冬日黑道日北陸案此不但以春
爲東陸秋爲西陸又不但以月之青白赤黑道誤爲東
西南北陸且以青白赤黑道與東西南北陸俱配爲春
夏秋冬之日躔而月行又增青白赤黑道之誤矣蓋不
看潛確所引漢書以月字貫下遂并作日道也以上見月行有
九道日行止中道以月行作日道之訛○又云恆星麗天左旋一日一周
日行每不及天一度積九十日而差週天四分之一故
冬躔北陸春必西陸也自唐類函引續漢書有春東陸
秋西陸之誤而沿誤至今矣按左傳西陸朝覲則與東
陸之角亢相距一百八十餘度此時朝日方昇卽躔朝

覲之奎婁而奎婁爲西方之宿春行西陸無可疑也而
秋西陸之誤可例推矣蓋誤以春爲東方木秋爲西方
金遂以春爲東陸秋爲西陸不知於日行所次循環之
宿相去懸絕也今時憲麻日正月日躔娵訾之次爲亥
亥屬北陸之末二月日躔降婁之次爲戌三月日躔大
梁之次爲酉戌酉在西非西陸而何七月日躔鶉尾之
次爲巳巳屬南陸之末八月日躔壽星之次爲辰九月
日躔大火之次爲卯辰卯在東非東陸而何此古今不
易之恆軌也所可笑者一誤於唐類函之引後漢書而
春秋之東西陸誤然猶止日之躔次也再誤於潛確之
引漢書而月行有東西南北陸則誤并及於月三悞於

梁谿所刻纂要并合東西南北陸青白赤黑道俱配春夏秋冬而日之躔次又有青白赤黑道而無所不誤矣豈知左氏月令有文義有躔次千古不可改易以正羣誤不啻離照信乎六經之在古今如日中天也

日南長至

朱桐川云後漢律厯志日道發南去極彌遠遠長乃極冬乃至焉孝經說冬至至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生三者日行南至至字之義如此月令章句曰冬至之爲極有三意晝漏極短去極極遠晷影極長玉燭寶典曰冬至日南極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鐘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慶又皆言冬至晷影長

也考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

中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

案此日南日北言地在日之南日之北非

中也又馮相氏冬夏致日注冬至景長丈三尺山堂考索

云日南至在子二十一度去極百五十度故景最長又

云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于牽牛之初日中之時

景最長此以知其南至則所謂日南長至者以景言也

故唐獨孤鉉日南長至詩云輪輝猶惜短圭景此偏長

可爲經義佐證自宋儒解郊特牲迎長日之至旬爲冬

至日短極而漸舒而長至之說始變歲時記云晉魏閒

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添長一線杜詩刺繡五

紋添弱線本此以爲冬至後晝漏漸長則可謂日長至

是長日漸至長至之義殊不然也愚案桐川解長至之義援據甚正但以宋儒解郊特牲句爲非則亦不必若必以晷景之長爲解則月令仲冬之月何又云日短至乎郊特牲之文言來日之漸長月令之文言此日之極短周禮之文言圭影之極長唐獨孤詩題是日南長至有南字在自以圭影極長之說爲得蓋圭影長者由于日之極南不脫題中南字而日字亦作日月之日不作時日之日解矣然日極南而圭景極長則此日不極短乎來日不漸長乎于理原自可通何必是此而非彼論古貴得其平不窒于理不悖于古無不可從膠柱鼓瑟甚無謂也

河鼓卽黃姑與牽牛織女不同

香祖筆記云荆楚歲時記河鼓謂之牽牛黃姑卽河鼓也古詩云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渺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則又以黃姑爲織女不知何據愚案史記天文志謂河鼓星在牽牛織女之旁則河鼓牽牛不得混而爲一○潘子眞詩話黃姑卽河鼓亦猶桑落之轉爲索郎也

七夕牛女相會不足信

學林新編云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某案史記天文志河鼓星在織女牽牛二星之間世俗因傳會爲渡河之說媒瀆上象無所根據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而

渡織女荆楚歲時記云七夕河漢閒奕奕有光景以此爲候是牛女相過也其說皆怪誕不足信子美詩曰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難候此事終朦朧觀子美詩意不取世俗說也七夕乞巧見于周處風土記乃後人編類成書大抵初無稽考不足信者多矣案齊諧記亦載渡河事藝苑雌黃辨其無此事亦引杜詩正之杜公瞻注晉傳立擬天問亦謂此出流俗小說尋之經史未有典據又歲時記引緯書云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此說更屬無稽

月爲常儀

夢蕉詩話云李義山詩云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
夜夜心誠爲絕唱楊道孚極愛賞之然窮理君子於所
謂嫦娥者不得不辨按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
月區車占星故世之人因以羲和稱日常儀稱月儀字
音娥也周官注云儀俄二字古皆音娥毛詩菁莪以樂
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句柏舟以實惟我儀叶在彼中河
句若太玄又以各尊其儀與不偏不頗句叶漢碑凡蓼
莪皆作蓼俄字反覆參論則知常儀之儀字本旨作娥
後世因音之同又以月爲太陰女象也沿此于二字各
加以女旁遂呼爲嫦娥其說始於劉安怪誕之書成於
許慎附會之注至張衡作靈憲論轉相引證隋唐以後

騷人墨客類多借事托意而羿妻奔月之惑竟莫解矣
於乎謬哉愚案說本學齋占畢明顧起元說略中載此
又云攷通鑑前編常儀乃帝畧之四妃是知後人謂爲
月娥者以有常儀占月事而又惑於帝妃之文故也

青女

復齋漫錄云荆公詩日高青女尙橫陳橫陳事見相如
賦及楞嚴經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淮南子云至秋三
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
主天霜雪荆公以青女爲霜於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
云飛霜任青女乃爲盡理

客星

居易錄云海寧朱一是近修作嚴子陵論云客星凶象也其數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星曰溫星周伯主喪者也老子主饑者也王蓬絮主兵者也國星主疾者也溫星主暴骸者也皆天道之至不祥而謂子陵當之可乎又按建武三十一年十月客星見後二年光武崩此豈亦因子陵致乎自後明帝順帝星三見章帝一見和帝五見靈帝再見史占或主喪或主兵其他不勝紀總之驗無子陵之類後人信之謂子陵爲客星云云其說新異而甚有理然是襲桑民懌客星亭記耳其他史論十篇亦多快論

宋和光月中無桂